

汪宗衍著

古今文
本末又
二言人

汪宗衍著

藝文叢談

中華書局



藝文叢談

汪宗衍著

*

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978年5月初版



藝文叢談目錄

柯九思疑年及其偽畫	一
柯九思的偽畫與文獻問題	五
讀《柯九思史料》	九
倪雲林與玄文館	一三
王冕之卒年	一六
讀張昱詩集	二〇
明清之際廣東書畫家	二三
顧亭林詩未正之隱	四五
《音學五書·後序》初刻改刻本	四八
顧亭林西河書堂	五二
記傅山之獄與「三法司」案	五五
徐枋 吳山 驢子	六〇

石濤人物畫	六六
石濤與廣東詩人	七五
石濤在廬山	八五
石濤與春江社集	九〇
李恕·陳恭尹·屈大均	九四
康熙與曹家	九八
嶺南三家題《棟亭圖》詩	一〇二
清代女子刻書	一〇四
影印本《楚庭稗珠錄》跋	一〇七
《聽飄樓續刻書畫記》之別本	一一一
跋陳商手札	一一四
王闡運詩諷曾國藩	一一八
點破《蘭亭序》真偽的李文田——伏碑書丹也有一手本領	一二一
魏源澳門花園詩	一三一
長善在廣東——記珍妃伯父一些軼事	一三六
秦祖永《羊城八景圖》	一四三

李魁二三事	一四八
丁巳復辟和第一次飛機投彈——記梁鼎芬與日人含澤的來往密函	一五二
試談魯迅的譯著印證	一五六
魯迅《南京民謡》小記	一六〇
齊白石的山水畫	一六三
黃賓虹自寫蜀游詩	一六六
評介訂正再版《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一七一
試談「捕屬」	一九二
作者之字號——由「壞鬼書生多別字」說起	一九五
蠟石雜談	二〇〇
嶺南果王說荔枝	二〇三

柯九思疑年及其僞畫

柯九思字敬仲，爲元代傑出畫竹四大家之一，《元史》無傳，柯紹忞《新元史》二二九本《傳》，無生卒年壽。張景《吳中人物志》云：「至正乙巳，得暴疾卒，年五十四。」乙巳爲二十五年，是生皇慶元年壬子。顧嗣立《元詩選·小傳》，《四庫存目·傳記》三，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錢大昕《疑年錄》均同。惟《錢錄》注云：「當考。」是錢氏已疑其說有誤矣。後之言九思疑年者，若張惟驤《疑年錄彙編》，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以及畫史之屬，莫不沿襲其說，余嘉錫《疑年錄稽疑》，專爲校訂《錢錄》而作，不著一字，然此說流傳最久，亦最謬誤，因而僞畫亦最多，茲辨證如次。

與九思同時之畫人朱德潤《存悔齋文集》七、《祭柯敬仲博士文》云：

「當延祐之六年，予挾冊而觀光，同君遊於京國，咸弄墨而翱翔。」

若九思生於皇慶元年，至延祐六年才八歲，時德潤二十六歲，方官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見周伯琦作《墓志銘》，安有與八歲小童同遊京國翱翔翰墨之理乎。虞集《道園學古錄》十九，《王公信墓志銘》云：「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英宗潛邸。」按英宗

以大德七年生，延祐七年仁宗崩，即帝位，若九思果生於皇慶元年，是英宗長於九思九歲，即帝位時九思僅九歲，何能以說書事英宗潛邸，是生於皇慶元年王子說顯誤。

倪瓈《雲林詩集》二《至正十三年三月過張先生齋壁間懸柯敬仲墨竹因懷其人》詩，有

「自許才名今獨步，身後遺名將誰託，蕭蕭煙雨一枝寒，呼爾同遊如可作」

句，是九思至正十三年三月已前卒矣。王逢《梧溪集》卷首，有汪澤民序云：

「王原吉與柯敬仲俱事邵庵虞公得其傳，柯參書奎章閣卒，原吉窮而在下，能以詩鳴。」

末署：「至正丙戌夏。」又知九思之卒，當在至正六年丙戌夏之前，則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卒說亦誤也。

光緒末，繆荃孫、曹元忠爲柯逢時輯刻《丹丘生集》，有元忠《跋》，據倪雲林、顧仲瑛詩文集，以證九思卒於至正十二、十三年間，惟據汪澤民《梧溪集序》，已知其說不確。柯逢時《丹丘生集跋》，曾引《稗史集傳》云：「卒於至正癸未，是爲至正三年。」此說以逢時發見最先，惜其不能據以否定「乙巳卒」說，近人郭味蕖《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仍用「乙巳卒」說，而附注「卒於至正三年」說云：「俟考。」猶未能確定兩說之是非，所謂先入爲主，牢不可破歟。
按涵芬樓景明刻本《歷代小史》七七，徐顯《稗史集傳》爲今存紀述九思生平最早資料，末段云：

「文宗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癸未冬十月……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

出游於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達皆會。丙午，過靈巖，遂次天平，拜范文正公祠，宿，留六日乃歸。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

癸未至正三年，十月乙巳，丙午爲十三、十四日，辛亥十九日，丁巳二十五日，知九思卒於至正三年（一三四三）癸未十月二十五日，當生於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庚寅，亦與《碑傳》云：「虎者公之生肖」合，乃長於朱德潤四歲，長於英宗十三歲，與《存悔齋集》、《道園學古錄》、《雲林詩集》、《梧溪集》等元人著作，靡有抵牾。《碑傳》著者徐顯，紹興人，寓姑蘇，與九思生同時，俱居於中吳，其歿前數日，猶相與同遊者，其言最可信據，張景《吳中志》，成於隆慶四年，殆後於九思之歿凡二百二十餘年，不及徐顯之見聞親切。余嘗取《吳中志》以校《碑傳》，知《吳中志》即以《碑傳》爲藍本，只將末段改爲「至正乙巳得暴疾卒」一語，而誤乙巳日出遊，爲乙巳年卒耳。又《四庫存目碑傳提要》云：

「其敘九思之卒在癸亥，至正無癸亥，九思之卒，實在乙巳，此書傳寫誤。」

蓋四庫本《碑傳》作癸亥，不知爲癸未之誤，而以乙巳爲是，館臣株守一編，殊可笑也。

九思之生卒既明，當進言其僞畫，柯逢時《丹丘生集》跋云：「張泰階《寶繪錄》所載諸畫跋，有題至正癸巳、丙戌、甲申、戊子、癸卯、甲辰者，卞永譽《式古堂畫考》亦有至己亥詩跋，其紀年均在癸未之後，而已亥、癸卯、甲辰，則在癸巳（至正十三年）之後，恐兩書干支必有誤刻，不則鑒別未精耳。」竊謂《寶繪》、《式古》其紀年在癸未後者，殆爲據乙巳卒說僞爲

者，且《賣繪》之畫，乃張氏僞作欲欺人圖利，諸家題跋如出一手，至今尚有留存，不獨九思畫爲然。《式古》四宋元名家畫冊，尚有九思甲申人日山水一幅，如非刊誤，亦僞，逢時跋偶遺，此皆由於只知乙巳卒誤說有以致之。亦有不知九思生平蹤跡而僞爲者，如龐元濟《虛齋石畫錄》二有至正二年《題霜柯秀石圖》，有「今吾與公達同仕於朝」語，夫九思已於至順末罷官居吳，何云至正二年仕於朝耶？歷代著錄九思書畫如此例者尚多，不備舉矣。此文初成，以未見《吳中志》爲憾，承陳援庵先生從北京圖書館借得影自海外之膠卷本抄示，並荷指正，至可感也。

柯九思的偽畫與文獻問題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筆者在香港大公報《藝林》週刊發表一篇《柯九思疑年及其偽畫》小文，主要是引用元徐顯《碑史集傳》，說明九思卒於元順帝至正三年癸未（一三四三）十月，年五十四，辨證明張景《吳中人物志》云：「至正乙巳（一三六五）得暴疾卒」之誤，可以反映明清諸鑒藏家所著書畫錄著錄九思之書畫，有署至正四年甲申以後年月干支者，推定其爲偽作。近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文物》載有宗典先生《柯九思年譜》一文，引據及結論與管見相同，且得宗典先生寫成《年譜》，把九思之生平事蹟簡要鉤稽出來，尤深欽佩。由於九思是一位著名的書畫家與鑒賞家，死後已逾六百年，流傳的書畫真蹟固屬稀少，因而偽品亦特別充斥，不特至正四年甲申以後的都是偽造，就是署款在至正三年癸未以前者，也有不少贗品，筆者初步了解，以爲《年譜》亦引用了幾幅偽畫著於譜中，茲特提供出來，請宗典先生與大家指教。

《年譜》至治二年（一三二三）條云：

「嘗於道場禪室見趙孟頫仿蘇軾竹石，自有一種高風韻逸，出人意表，一日過道□長老無可出紙命效顰，作霜柯秀石圖，時韓夢庵在席，見而愛之，遂歸韓山人。」（《虛齋名畫

錄》卷二，柯九思至正二年重題霜柯秀石圖，迄今二十年矣，山人之弟出以示予，竊有感焉。以此推之。」

今按：《虛齋錄》九思畫款「敬仲」二字，重題一段凡一百九十餘言，末有「今吾與公達同仕於朝，追念舊遊」語，考九思罷鑒書博士官在天順三年，其至正二年爲九思罷官後十年，何能云「今同仕於朝」？顯與文獻發生矛盾。且重題全文，與《墨緣彙觀》名畫卷下，《明賢集冊》第二幅《王孟端竹石圖》題識二百二十餘言，字句相同，殆以《墨緣》爲藍本，《虛齋錄》只改「惠山」爲「道場」，「松庵師」爲「無可」，王圖有「後倪雲林亦作此一紙……」等句，以雲林爲九思後輩同時人，故不得不刪去，此圖雖未見原本，然有此偽題，則原圖亦大有疑問矣。

《年譜》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條云：

「八月，爲虞集作古木竹石圖。」（《大觀錄》卷十八「泰定庚（甲）子秋八月，丹丘生爲伯生老友寫。」）

今按：《道園學古錄》二有虞集《題柯敬仲畫》七古一首並序，《大觀錄》只錄序，而未錄詩，殆偶遺之。惟序有「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丘爲寫此，予愛而賦之」之語，則此圖爲寫與虞悅，而虞集題詩，何能款題「伯生老友」耶，可疑一。王逢《梧溪集》朱澤民《序》云：「敬仲事邵庵虞公得其傳。」虞集長於九思十八歲，爲後輩，款稱《伯生老友》，可疑二。《學古錄》編此詩於《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詩後，泰不華官御史在至順二年，則虞詩當爲至順二年作，不

應款署泰定。天順間，虞集與九思正同官京師，若在泰定，則九思猶未北上也，可疑三。有此三疑，宜當審正。

《年譜》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條云：

「爲張雨作古木疏篁圖。」（此圖無紀年，據《大觀錄》卷十八，至正五年，虞集題柯九思古木幽篁圖有「不見丹丘四五年」句，以此推之。）

今按：虞集告老歸臨清在元統元年十月（見《學古錄》三四《漁樵問對序》），九思罷官南還，當在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崩後（《碑史集傳》云：「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吳中。」朱德潤《祭柯敬仲文》云：「念前席之方隆，遽烏號之遺良，遂息駕於東吳，迨終老乎耕桑。」，《年譜》繫九思南行在文宗崩前，似不確。），參以《輟耕錄》載虞集《風入松》詞有「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可能在元統元年春，虞詩見《學古錄》二十九，所謂「不見丹丘四五年」，殆指二人相別四五年而言，當爲至元二年或三年之作，其前有「四月十六日即事」一題，首句云：「卧病丘園忽五年」，可以互證。然此圖尚有可疑之點三：《大觀錄》款署「丹丘生爲天雨老友作。」並錄虞詩，末署「至正五年秋九月，邵庵虞集題。」九思卒於至正三年，與「不見丹丘四五年」詩意不合，可疑一。假定此圖爲至正五年虞集題詩，則至正元年，虞、柯二人似曾相見，然《學古錄》中，無文獻可證，且至正五年，爲九思卒後之二年，原詩云：「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蒹葭霜露風連海，翡翠蘭苕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

深雪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玩詩意，似九思尚健在也，可疑二。天雨即張雨，爲元代著名詩人、書畫家、道士，同時之虞集《學古錄》稱之爲「貞居張先生」，黃溍「金華黃先生集」稱之爲「伯雨尊師」，先生、尊師爲元代道士之稱呼，今畫款稱爲「天雨老友」，張雨亦長於九思十三歲，可疑三。不特虞詩所署年份與文獻不合，因而畫圖亦有疑問。頗疑《大觀錄》此二圖，爲後人據《學古錄》，而未諳文獻詩意所僞作者也。

余嘗言鑒定古人名蹟之真偽，除以書畫、紙素、印章爲主要鑑別條件之外，若據作者生平事蹟，考其題識內在外在之矛盾，以資參證，誠恐名蹟頓成疑問者不在少數，茲舉《柯九思年譜》採用《虛齋名畫錄》、《大觀錄》之畫，特其一例云爾。

讀《柯九思史料》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文物》，載有宗典先生撰《柯九思年譜》著作，主要用徐顯《稗史集傳》說，考訂其生卒年月，與拙作《柯九思疑年及其偽畫》（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香港《大公報·藝林週刊》及《藝林叢錄》第二冊）一文暗合，爲之喜慰，因就所疑作《柯九思的偽畫與文獻問題》（一九六三年二月三日《藝林週刊》）以質正於宗先生，適上年爲柯九思逝世六百二十週年紀念，宗先生更輯錄柯九思之傳記、軼事與有關文獻爲《柯九思史料》一書，現已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乃蒙不棄，采及管見，至爲愧悚。

柯九思之生平史料，向來沉鬱於故書中，未有輯錄整理爲一書者。吾人欲得其比較原始之傳記及完備之詩文作品書本，若《稗史集傳》、《吳中人物志》與曹元忠、繆荃孫輯《丹丘生集》（《仙居叢書》本），非易致也。苟吾人得一柯九思書畫，欲考其寫作年份，則坊間之生卒年表，悉多謬說，令人迷惑矣。嘗見《歷代著錄畫目》及其《續編》足資檢查，然明清以來著錄畫書何啻百部，頗難網羅，况未有法書檢目耶。若言印章，則有《明清畫家印鑑》，九思者亦附及之，可以比較，然恐真偽雜陳，反滋疑慮。他若求其他軼事，同時朋儕投贈、題畫以及文獻之屬，則

散見羣書中，翻檢累日，偶或得之耳，其搜輯史料之難如此，若備嘗甘苦者，始知其滋味耳。

此書爲宗典先生以寫《柯九思年譜》時積累之資料，一再補充修訂而成，首爲《前言》，次《傳記》、《軼事》、《投贈》、《圖錄所載柯氏書畫》、《著錄所載柯氏書畫》、《諸家文集詩集所載柯氏書畫》、《印譜》二十餘方，《柯氏書畫題跋》、《柯氏題畫詩》、《詩抄》、《文抄》、《柯氏僞託詩文》，而以《年譜》殿焉，共十四部分，成爲史料系統化。《年譜》簡明有法，凡二十餘頁，而運用之史料則二百八十頁，收集浩博，體例謹嚴，考訂精覈，於九思生平資料，網羅殆盡，開卷即得，毋待檢尋之勞。附印《印譜》，皆從其真蹟影出，並說明見於某書某畫中，有根有據。九思書畫插圖三十四幅，皆屬精品，多爲未經複印於世上者；又附印僞畫四幅，俾得比較，其《夏山欲雨圖》著錄《石渠寶笈》，並經弘曆題詠，考據爲僞，可謂有識。此外尚影印與九思有關之書畫十幅，都爲人間稀見之品，圖文並茂，誠藝林之快事也。

宗典先生此項搜輯方法，極爲艱苦，極爲繁瑣，亦極爲縝密，前乎此未有爲此綜合之史料系統化工作者，甚便於學人，余瀏覽所及，深爲欽服，然思欲補充數事，作芹曝之獻。

張翥《蛻庵詩集》四有《寄達兼善經歷、柯敬仲博士》詩云：

「心憐旅寓各西東，長憶樽前笑語同。故國魚龍滄海上，仙家鷄犬白雲中。百年人物無多見，一代文章有至公。等是不堪惆悵處，鬢絲黃葉共秋風。」

詩無年份，達兼善即泰不華，《元史》一四三本《傳》云：

「順帝即位，加文宗皇后太皇太后之號，……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事，太后怒，欲殺言者，……已而太后怒解，……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

按：加文宗皇后爲太皇太后，乃至元二年冬事，以此推之，泰不華之遷經歷未赴，當在至元三、四年間，時九思亦閒居東吳，故張翥以詩慰之，讀腹聯，其推服一人可想見矣。

《史料》引用虞集投贈、題畫之詩多矣，《道園學古錄》二尚有《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一詩云：

「蜀道荒涼多古木，簫管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嘗作陵州守，古墨蛟龍多人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令夔魅走。丹丘越人不到蜀，修葉何以能縱橫。內府人間爛漫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丹丘即九思，云「江南御史」及「暫別」，知此竹爲至順二年九思畫贈泰不華而虞集題之者，《詩抄》有《送達兼善赴南臺御史》一首，即其事也。倪瓈《雲林詩集》二有《題畫竹》詩云：「奎章博士丹丘生，未若員嶠能濡句，道園歌詠譽丹丘，披圖畫法難爲語。」

殆以二詩題無九思名字而遺之耶？陳基《夷白齋集》十一有《題柯博士畫竹》詩云：

「羣玉仙人佩玉蒼，金莖分露服琳琅。曾將天上昭華瑣，吹作飛龍奉玉皇。」

讀《柯九思史料》